



格桑花

◎孙镜福

心心念念的“脑机接口”

◎明卉

这两天“二阳”了,清晨躺在床上伴着阵阵咳嗽收听手机中订阅的“冯站长之家三分钟新闻早餐”(2023年5月30日),当听到“工信部:把脑机接口作为培育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”“外媒:预计马斯克本周访问中国”的消息时,再次对脑机接口幻想联翩,心心念念。

一个月前,看到一个采访马斯克的视频,视频里马斯克说:“一年内,我想我们可以把脑机连接到人体,取一块头骨,小心地把电极线插脑袋里,它可以连接到大脑任何地方。如果装了脑机接口,就能使失明的人恢复视力功能,使四肢瘫痪的人恢复全部功能,也能使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找回全部记忆。原则上,它可以修复大脑的任何损伤。”

至此,我对“脑机接口”这项技术热切关注,充满期待。我期待这项技术能在我父亲身上最早应用,越早越好,只要能让我父亲成为“脑机接口”第一人,哪怕是拿他甚至是拿我作为人体试验来进行先行先试也心甘情愿。

父亲自去年圣诞节感染新冠病毒昏迷后就再也未能苏醒过来。医生说,因缺氧时间太长,父亲大脑中的脑细胞、脑组织已全部损坏,而脑细胞是不可再生和修复的,所以他是永远不可能苏醒的。最后,医生还非常诙谐地说了一句:“如果你父亲能苏醒过来,诺贝尔奖肯定非我莫属。”

五个多月以来,父亲一直住在ICU,身上插满各种管子、各类仪器。在医生的精心治疗、严密监护

下,父亲走钢丝般维持着最基本的生命体征。日复一日,父亲肌肉日渐萎缩,眼窝日益凹陷,原先英气逼人的形象荡然无存。我心急如焚地不停在他耳边大喊:“爸爸加油!挺住!一定要坚持到装脑机接口的那一天!”因为我知道,他舍不得离开我们,我们也舍不得离开他。我们要和时间赛跑,要和“脑机接口”赛跑。

当然,“脑机接口”如能成功应用是件惠及全人类的伟大创举。除我父亲外,普天下众多先天性、后天性的残疾人(失明、失聪、瘫痪、智障等)通过装了“脑机接口”可重获新生。对于老年化越来越严重的将来,更为饱受帕金森、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带来福音。

未来可期,我心念念的“脑机接口”快点来吧!

心窗片羽

望海台村

◎刘伯毅

望海台,是一个村名,位于通州区川姜镇西南部,邻近南通经济开发区,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,就充满好感。

我们江海平原,许多地名都和江和海有关系。骑岸镇,是跨坐在堤岸上的小镇;金沙,是滩涂沙滩上闪着金色的光芒。望海台,我想象,在海边有一块较大的石头或坚固的土墩,站在上面,眺望无边无际的浩瀚水面,身后是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。而采风了解到,清朝中后期,为了船只航行安全,多方筹资在海边土墩上建有一个航标灯楼,这也是文明开化的象征。航标灯楼上红黄的光里,闪烁着先辈们互助互爱、共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。

我原以为,望海台村这个农耕文明气息浓郁的名字,肯定以农业为主。我曾数次在新建的G345上坐车经过望海台村,两边的农田让人赏心悦目,春天一片葱茏,秋天硕果累累,后来我也品尝到了望海台村大规模种植的黄桃,由于品种优良,果肉晶莹剔透,吃一口口水横溢,真是甜到了心里,市场上也很畅销。当我近距离接触望海台村时,才知道,望海台村不仅农业好,工业更好。

我们采风的第一站是南通艺源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,厂门临大路有几十米长,进入厂区,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,雄伟的建筑、高大的厂房、宽阔的厂区、大型的机械,让我们感到这不像是村级企业。过去一个县顶尖的国营工厂也不过如此。后听介绍得知“艺源公司”有工人600多人,近几年每年产值都3亿元以上,产品主要销往欧美,我们露出了敬佩的神情。告别“艺源”,顺着门前大路向南走,只见两边是一排排精致壮丽的建筑,绵延数里路,蔚为大观,有的是厂房,有的是办公写字楼,让我内心很是折服。听村支书徐前军先生介绍,近几年,望海台村吸引规上企业6家、规下企业45家、厂中厂176家,这些企业极大推动了望海台村经济快速发展,成为川姜镇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村。

在温州路和望海台路交叉口,有七块大型广告牌,第一块是村情介绍,后面六块牌子是介绍村里企业的。七块大型广告牌前,绿化带设计了“望海台欢迎您”六个大字,既美化了环境,又扩大了影响。

望海台村不光有热闹的温州路,而且还有10条村路,10条村路

基本宽5米,长2500米,都是平坦整洁的水泥路,让我们不禁想到陶渊明笔下的“桃花源”:阡陌交通,屋舍俨然。但陶渊明笔下的“桃花源”,是一个没有君主,不相往来的社会,这哪里如现在的望海台村呢。望海台村本村人口只有3000人,由于经济发展,吸引了5000多外来人口,他们也和本地人一样,喜欢望海台。村委会一班人通过村务公开、党务公开,实现村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,做到村里重大事务向村民征求意见,虚心接受村民的批评和监督,他们还“为民服务一站式”,大力发展文化设施和整治美化环境。村委会主要成员几乎每年无休,他们的付出得到了丰厚回报,望海台村各项考核指标都名列前茅,2022年获得“全区优秀网格示范村”等荣誉。

望海台村建有一个大型的露天舞台,灯光音响齐全,台下有一块较大的广场,舞台和广场每年都开展许多大型的欢乐祥和的文化活动,增进了友情、凝聚了人心、陶冶了情操。我觉得这和他们祖先建的航标灯楼一样,是望海台村齐心协力追求幸福的温馨体现、美好所在。

江海风情

玉兰一瓣

打听到的结果是伤痛

◎哈哈禾

怎么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久未联系的徐兄,上周托我打听老同事黄晔北的联系方式。说想去看看她。她当年对我们一批刚进厂的大学生非常照顾……

我想尽办法。

时隔30多年,要找到不容易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们一群踌躇满志的大学生被分配到文峰塔下的色织一厂工作。

黄师傅当时是厂图书室管理员。黄师傅是一个“透明”的人,她爱憎分明、敢怒敢言。意气相投,她会对你无微不至;看不惯你,也会表现在脸上,数落起来毫不留情,让你无可辩驳,哪怕你是厂领导。

黄师傅是一个有“背景”的人。她母亲是日本人,父亲20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,获医学硕士学位后,毅然决然放弃高薪工作机会和富足的生活条件,回到祖国,曾多年担任南通医学院院长。

黄师傅是遭过大难的人。1962年12月8日,南通公交公司由狼山开往和平桥的一辆公交车,因驾驶员违章加油发生火灾,死亡44人,烧伤31人。黄师傅就是31名受伤者之一。她说,大难不死,她的每一个日子都是赚来的。

黄师傅对我和徐兄等人很好。知道我们分到厂里工作不容易——专业不对口、生活不适应,举目无亲、苦闷彷徨……细微之处给予很多关心。

图书室新进了好书,她会第一时间喊我们过去挑选;想看图书室没有的新书,她让我们尽管提出来,她去工会争取,尽快买回来……

所以,在厂里工作那几年,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顺心不如意,但因为有黄师傅,我们在读书方面、精神层面,还是比较富足的。现在想起来,都是暖暖回忆。

只是,在厂里工作不到五年,我和徐兄等先后离开了。当然,曾经红火的企业后来因各种折腾几下愈况直至不复存在。

好像是1997年初秋,我和爱人去狼山,在山脚下偶然碰到黄师傅。她非常开心,喊我吃炸串,告诉我们,沿街那民房是她家的,有空的时候,炸鸡肉串做点小生意,让我多吃点。我非常感动也很不好意思。

此后,再无交集。

徐兄也是当年结婚后去厂里发喜糖,黄师傅盛情相邀去她家做客……

一晃,多少年过去了。

朋友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黄师傅的消息,却物是人非、令人伤悲:她在2012年就去世了……

唉,我们这些年所谓的忙碌只是借口吧?这世上,好多事是不能等的!

黄师傅,你在天堂还好吗?